

EMMA



爱玛

[英]简·奥斯丁 著(Jane Austen)

EMMA

Yuanfang Publishing House



[英] 奥斯丁

爱 玛

陈书园 译



远方出版社

第一部

第一章

爱玛·伍德豪斯小姐相貌端庄、聪明开朗、生长在富贵人家，仿佛人世间的幸福全都聚集在她一个人身上了。她在这个世界上已经生活了将近二十一年，很少遇到让她苦恼或伤心的事。

她是两姊妹中年幼的一个，父亲为人宽厚，极富慈爱，对女儿无比娇惯溺爱。姐姐出嫁后，她早早便担当起家里女主人的角色。她母亲去世很早，母亲的爱抚仅仅给她留下一点儿十分模糊的记忆。后来，一位当家庭女教师的贤淑女人填补了母亲的空缺，她很爱孩子，绝不亚于亲生母亲。

泰勒小姐已经在伍德豪斯家生活了十六年，与其说她是个家庭教师，不如说她是这个家庭的朋友。她非常喜爱两位姑娘，尤其喜欢爱玛。在她们两人之间，姐妹亲情胜于师生关系。泰勒小姐脾气温和，即使在原来执教时期，也难得强加什么限制；现在，教师的权威早已烟消云散，她们就像相依为命的朋友一样生活在一起，爱玛喜欢做什么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虽然她高度尊重泰勒小姐的判断，但是决定主要由自己做。

在爱玛的生活中，潜在的危险其实在于她过分自行其是，在于她天性稍稍有些自负，这些不利因素在许多情况下能妨碍她充分享受乐趣。然而，这种危险目前尚难察觉，根本不能视为她的不幸。

悲哀降临了——仅仅是个轻微的悲哀而已——但降临的形式并未让人感觉到丝毫厌恶——泰勒小姐出嫁了。失去泰勒小姐使爱玛平生头一次感到了悲伤。在这位亲爱的朋友结婚的日子里，爱玛才第一次坐下来悲哀地想像着未来。婚礼过后新人离去，饭桌上只剩下父亲和她，不可能指望有第三个人在漫长的夜晚来活

跃气氛。她父亲饭后便早早上床安歇，她只有独坐炉前痛惜自己的损失。

她的朋友在这桩婚姻中面临着种种幸福的前景。韦斯顿先生的品格无懈可击，财产富足，年纪适中，态度也很谦和。爱玛一想到自己一直希望本着自我牺牲精神和慷慨的友谊看到这桩婚姻成功，就感到些许满足，但是那天早上的情形对她来说却是阴郁的。每天的每个时辰她都感到需要泰勒小姐。她回忆起她慈祥的音容笑貌——十六年来她一直是那样和蔼慈祥——记起自己五岁起她便开始教授知识，陪自己做游戏——回忆起她在自己健康时不惜竭尽全力，为使她高兴而时时相伴——在自己幼年生各种疾病时更是百般照料，无微不至。为此她心中经常洋溢着感激之情；在伊莎贝拉出嫁后的七年间，家里只剩下她们两人，交往中两人平等相待，毫无保留，那更是亲切美好的记忆。那是个非常难得的朋友加伴侣，富有才华，知识丰富，乐于助人，态度谦和，对家庭中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对家里关心的所有事务全都非常感兴趣，对她尤其重视，对她的各种乐趣，对她的种种想法都非常感兴趣——爱玛尽可以将自己的各种念头统统倾诉给她，而对方太爱她了，绝对不会挑她的毛病。

她该如何忍受这种改变呢？不错，她的朋友离开他们仅仅不足半英里远，但是爱玛意识到，半英里之外的韦斯顿太太一定与这所房子中那位泰勒小姐有着天壤之别。尽管她天生便具有优越感，后来更加强了种种优越意识，然而她却面临精神孤独的极大危险。她深爱自己的父亲，但是他并不是她的伴侣。无论进行理智的还是逗乐的交谈，他都无法跟上她的思路。

由于伍德豪斯先生娶亲时已不年轻，父女之间年龄的鸿沟被他的老态和习惯衬托得更加显著。他终生病魔缠身，既不能锻炼身体，也无暇培养心智，于是未老便已先衰。虽然他的友善心灵和温和的脾气处处赢得人们的爱戴，但他的天资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受到恭维。

与其他人比较起来，她姐姐并不算嫁得很远，住在离家仅仅十六英里以外的伦敦，然而并不能每日随意来访；她不得不在哈特费尔德宅子熬过十月和十一月里许多漫长的夜晚，最后在圣诞节前夕才能盼来伊莎贝拉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享受与人交往的喜悦。

海伯里是个规模接近城镇的大村子。尽管哈特费尔德宅子有自己的草坪、灌木丛和自己的名称，但是它其实属于海伯里。然而，在这个村子里也找不到能与她的智慧相匹配的伴侣。伍德豪斯家是当地的望族，为众目所瞩。由于她父亲是一位公认的谦谦君子，她在村里便有许多熟人，然而这些熟人中没有一个人能代替泰勒小姐，哪怕仅仅是代替半天也不行。面对这令人忧郁的变化，爱玛除了叹息和胡思乱想之外，没有任何办法好想，直到父亲醒来，她才不得不强装出欢乐的模样。父亲在精神上需要有人支持，他是个神经质的男人，有精神悒郁倾向，喜欢跟自己熟悉的任何人交往，分手时总是感到难过；他讨厌任何变化。鉴于婚姻是变化之源，所以提起婚姻他就不愉快；他自己亲生女儿的婚姻至今也不能得到他的认可；如果不是出于同情，他绝不会提起她，尽管那是相爱的结合。现在，他又不得不与泰勒小姐分手。他是个稍有些自私自利习惯的人，根本不可能想像别人可能跟自己有不同想法，他倾向于认为泰勒小姐做了一件令人伤心的事情，不但对大家而且对她自己也是件伤心事，他认为她的余生整个在哈特费尔德度过要幸福得多。爱玛微笑着，尽量与他进行愉快的交谈，以便将他的思绪从这个问题上转移开。但是，茶点端上来时，却根本无法阻止他一字不差地重复午餐时讲过的话：

“可怜的泰勒小姐！——我真希望她能回到咱家。韦斯顿先生怎么就看上了她，真让人遗憾！”

“我可不能同意你的看法，爸爸，实在不能同意。韦斯顿先生是个出色的男人，那么诙谐可爱，绝对配得上一位贤惠的妻子。她现在有了自己的家，难道还可能再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容忍我的种种乖僻？”

“她自己的家！她自己的家有什么好？这个家比她的大三倍。再说啦，我的亲宝贝，你哪有什么乖僻呀？”

“我们应该经常去拜访他们，他们也应当常常来看我们！我们应当常常来往！我们必须开始这样做，尽快去拜访拜访这对新婚夫妇。”

“啊，我的老天，我哪能走那么远啊？朗道斯宅子距离这儿那么远。我连一半路也走不动。”

“怎么，爸爸，谁也没想让你步行去呀。我们当然是要坐马车去啦。”

“坐马车！可是为了走这么点路，詹姆士肯定不愿意费劲套车的。再说，我们进了屋，可怜的马儿该拴在什么地方呢？”

“把它们拴在韦斯顿先生的马厩里呀，爸爸。你知道我们早把这事谈妥了。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跟韦斯顿先生谈过这事。至于詹姆士，我敢肯定，他随时都愿意到朗道斯宅子去，因为他有个女儿在那里作佣人。我不能肯定的只是除了那个地方他是不是也愿意送我们到其他地方去。那是你的功劳，爸爸。你给了汉纳那份肥缺，要不是你提起汉纳，谁也不会想到她——詹姆士对你满心感激呢！”

“我真高兴当时想起了她。真是幸运，因为我不愿意让可怜的詹姆士在任何情况下感到自己低人一等；另外，我相信她会成为一名好佣人。她是个举止得体、言谈礼貌的姑娘；我对她的评价很高。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我看到她，她便会以相当优雅的姿态向我行礼问候；而且你叫她到这儿来作针线活儿的时候，我注意到，她从来都是用正确的方式转动门钮，从不摔响门子。我能肯定，她会成为一名了不起的佣人；对于可怜的泰勒小姐来说，身边有个熟悉的人该是多大的安慰啊。你知道，只要詹姆士去看自己的女儿，她就能听到我们的消息。他会把我们大家的情况都告诉她的。”

爱玛想方设法引逗父亲把这些令人愉快的想法娓娓道出，而且还希望借助十五子棋，让父亲度过晚上的时光而不感到厌倦，她

要把遗憾藏进内心，不愿提起任何不愉快的事。棋桌已经摆好，但是立刻就变得毫无必要。此时一位客人登门造访。

奈特利先生是个很有头脑的人，年纪大约有三十七八岁。他不仅是这个家庭亲密的老朋友，而且由于他是伊莎贝拉丈夫的兄长，便与这个家庭有一层特殊的关系。他家距离海伯里村约一英里远。他是这个家庭的常客，总是受到欢迎，此刻比平时更加受欢迎，因为他是直接从伦敦他们共同的亲戚那里来的。外出几天返回后，今天午饭吃得很晚，现在到哈特费尔德宅子来通报说，住在不伦瑞克广场那边的家人全都安好。这是个愉快的场合，伍德豪斯先生于是兴奋了一阵子。奈特利先生的欢乐情绪从来都能让他感到愉快，他那些关于“可怜的伊莎贝拉”以及关于孩子们的问题全都得到最令人满意的答复。这一切结束后，伍德豪斯先生感激地说：

“奈特利先生，您这么晚了还来看望我们，十分感谢。晚上走路不大方便，我真替您担心。”

“根本不必，先生。今晚月光很明亮，天也十分暖和，所以我得离你这炉旺火远一点儿。”

“可是路上一定满是泥巴。您可千万不要着凉。”

“泥巴，先生！看看我的鞋子吧，上面连一个泥点子都没沾上。”

“哎哟！这可就怪了，我们吃早饭时这儿下过挺大的雨，有半个小时，雨下得大极了。我甚至想劝他们推迟婚期呢。”

“顺便说说——我还没有向你们道贺呢。我完全了解你们此时的心情，愉快是肯定的，但别有一番滋味，所以也就不急于向你们道喜了。不过，我希望大家都能忍受，让这事平静地过去。大家怎么样啊？谁哭得最凶？”

“唉！可怜的泰勒小姐！真叫人心里难过。”

“可怜的伍德豪斯先生和伍德豪斯小姐，如果你们愿意，那我就这么说；可我绝对不会说‘可怜的泰勒小姐。’我对您和爱玛都极

为尊敬，只有在依附和独立问题上是个例外！不管怎么说，让一个人满意要比让两个人都满意容易得多。”

“尤其是两个人当中还有一个如此善于空想，如此惹人恼火！”爱玛戏谑道。“我知道，这就是你脑子里的想法——如果我父亲不在场，你肯定会开口这么说的。”

“我相信真是这样的，亲爱的，真的，”伍德豪斯先生叹了口气说。“恐怕我有时非常善于空想，实在惹人恼火。”

“我最亲爱的爸爸！你不至于认为我真的这么想，也不会认为奈特利先生会有这种想法吧。多么可怕的念头！哦，不是这样的！我说的是我自己。你知道的，奈特利先生喜欢挑我的毛病——那是个玩笑——全是在开玩笑。我们交谈从来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确实，奈特利先生属于很少几位能看出爱玛·伍德豪斯不足之处的人，而且是惟一愿意告诉她这些不足的人。尽管爱玛自己也并不十分喜欢这种话，然而她知道，父亲听了会感到更加不快，所以，她甚至不愿让父亲稍稍猜疑到大家认为她并不完美无瑕。

“爱玛知道我从来不奉承她，”奈特利先生说，“但我并非指责任何人。泰勒小姐已经习惯于让两个人感到满意，可现在只剩一位可照料。所以她准能从中获利。”

“喂，”爱玛想避开这个话题不谈，“你要想听听婚礼的事，我很高兴给你讲一讲，当时我们大家全都表现得优雅得体。每个人都准时出席，每个人都展示出最佳面貌。没有流过一滴眼泪，也几乎没有看到有谁露出悲伤的表情。哦，绝对没有。我们大家都觉得只不过隔开半英里的路程罢了，都相信每天都会见面的。”

“爱玛宝贝儿对任何情况都能忍受得了，”她父亲说道。“可是，奈特利先生，她失去可怜的泰勒小姐其实非常伤心，我敢肯定，她准会想念她的，一定比自己想像的程度深得多。”

爱玛扭转脸，强装出微笑，却止不住眼里涌出了泪水。

“爱玛不可能不想念那样一位伴侣，”奈特利先生说。“假如她

不想念的话，我们以前也不会那样喜欢她了。但是，她知道这桩婚姻对泰勒小姐多么有益，知道在泰勒小姐这个岁数上，拥有自己的家庭肯定是求之不得的事，也知道泰勒小姐能过上有保障的舒适生活是多么重要，因此她准不会让自己的悲伤压倒喜悦。泰勒小姐的每一位朋友看到她婚姻如此幸福，一定会感到高兴。”

“你忘掉了一件让我欣喜的事，”爱玛说，“那可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我本人从中牵的线。你知道吗，是我在四年前做的媒。当时许多人说韦斯顿先生决不会再婚，可我还是促成了这桩婚事，没有什么比这事更让我惬意的了。”

奈特利先生冲着她摇了摇头。她父亲慈爱地回答道：“行了！亲爱的，我真希望你没做过什么媒，也没有预言过什么事，因为你说的话都能应验。求你不要再给人做媒了。”

“爸爸，我保证不给我自己做媒。但是我必须为其他人做媒。这可是世界上最大的乐事！特别是在成功之后！——大家都说，韦斯顿先生绝对不会再婚了。啊，天哪，可不是嘛！韦斯顿先生的夫人去世那么多年，可他看上去没有妻子倒自在了，过得舒适极了，总是忙得不可开交，不是在城里埋头事务，就是跟这里的朋友们消磨时光，不论到哪儿都给人带去欢乐，都受到大家欢迎——如果韦斯顿先生自己愿意的话，一年中他连一个夜晚也用不着独自度过。哦，可不是嘛！韦斯顿先生当然绝对不会再婚。有些人甚至风传说他在妻子死前曾发过誓，另外一些传言说是他儿子和舅父不许他再婚。关于这事有过各式各样一本正经的胡话，可我哪一种也不相信。四年前的那一天，我和泰勒小姐在百老汇巷遇到他，天下起了蒙蒙雨，他殷勤地跑开，从农场主米切尔那里为我们借来两把伞。我当时便打定了主意。自从那时起，我就制订好了做媒计划。亲爱的爸爸，我在这件事情上获得了这么巨大的成功，你不至于认为我会就此放弃做媒吧。”

“我不明白你说的‘成功’是什么意思，”奈特利先生说。“成功意味着进行过努力奋斗。假如说你努力奋斗了四年才促成这桩婚

姻，那么你的时间就花得恰到好处，也十分周到。一位年轻女士如此费心，的确是值得的！不过，照我看来，你所谓的做媒只不过是你对这事做了点筹划而已，你在一个闲得无聊的日子自言自语说：‘我觉得如果韦斯顿先生要娶泰勒小姐的话，对泰勒小姐来说可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以后过一阵子就这么自言自语一番——你有什么成功可言？你的功绩何在？有什么值得自豪？你不过是运气好，碰巧猜中了一个谜。不过就是这样罢了。”

“难道你从来没有体会过猜中一个谜的得意和喜悦吗？我可怜你。我原以为你聪明得多，你要知道，碰巧猜中并不仅仅是运气而已。其中一定包含着天赋。我用了那个可怜字眼‘成功’，就让你抓住不放，没想到我对这个词完全没有使用权。你描绘了两幅漂亮的图画——不过我认为还可以有第三幅——介于什么也不做和什么都做之间。假如我没有促成韦斯顿先生来此做客，没有给他许多微妙的鼓励，没有在许多问题上圆场，也许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结果。我认为你对哈特费尔德宅子相当熟悉，足可以理解这事。”

“一个像韦斯顿那样诚实而直率的男人，和泰勒小姐那种理智而朴实的女人单独在一起，可以泰然应付他们自己关心的事。你要插手，可能对他们没有益处，而且可能对你自己还很有害呢。”

“爱玛要帮助别人，是从来不考虑自己的，”伍德豪斯先生听了他们的话似懂非懂，就又加入了他们的谈话。“但是，我亲爱的，千万不要再给人做媒了，那不但是犯傻，而且严重地破坏人家的家庭生活。”

“再作一次，爸爸。仅仅替埃尔顿先生作一次。唉，可怜的埃尔顿先生！你是喜欢埃尔顿先生的，爸爸。我一定要给他物色个太太。海伯里村没人配得上他。他在这儿已经住了整整一年啦，房子安顿得那么舒适，再独身一人过下去简直太可惜了。他们今天握手的时候我便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他看上去仿佛特别希望自己也接受同样的仪式！我对埃尔顿先生的印象很好，这是我替他

作点贡献的惟一方式。”

“不错，埃尔顿先生是个英俊潇洒的年轻人，而且是个好青年，我十分尊重他。可是，亲爱的，要是你愿意向他表示关心，那就请他改天来和我们一块儿吃饭。这种方式好得多。我敢说奈特利先生会高兴见他。”

“十分乐意，先生，什么时候都行，”奈特利先生笑着说。“我完全赞同您的说法：这种方式好得多。爱玛，请他来吃饭吧，请他吃最好的鱼肉和鸡肉，至于说妻子嘛，让他自己去挑选好了。相信他自己吧，一个二十六七岁的男人是会照料自己的。”

第二章

韦斯顿先生出身于海伯里一个乡绅门第。他的家族在过去三代中逐渐积累起财富，成为体面的上流人家。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早年接受了一小笔遗产，不必自食其力，于是厌倦了兄弟们从事的家族传统行当，遂从军为国家效力，他活泼欢快的天性和热衷社交活动的性格因而得到满足。

韦斯顿上尉是个广受喜爱的人物。借军队活动之便，他有机会结识了约克郡一个望族——邱吉尔家的小姐，邱吉尔小姐爱上他没有让任何人感到意外，只有她的兄嫂颇感吃惊，他们从来没有和他见过面，但是这对自视很高傲慢自负的夫妇认为，这种关系对他们的地位是一种冒犯。

然而，邱吉尔小姐已经成年，对自己的财产享有自主权——她的财产在家族产业中所占比例甚小——谁的劝说也别想阻止这桩婚事。结果婚礼在邱吉尔先生和邱吉尔太太极端恼恨的情况下举行，随后两人便以体面的方式和她断绝了往来。这桩婚事并不合适，也没有带来多少幸福。韦斯顿太太本来应该从婚姻中体会到

更多的幸福,因为她热心而善良的丈夫对她作出巨大牺牲的爱,一向以面面俱到的关怀来回报。然而,尽管她意志刚强,性格却并不是最优秀的。她有足够坚定的决心不顾兄长的反对坚持自己的意愿,但是,兄长毫无道理的愤怒激发出她心中不合情理的遗憾,却是她的决心所无法克服的,对过去那个家的奢华生活她也不无怀念之情。他们过着支出大于收入的生活,即使如此,也无法与恩斯康伯宅子里的生活相提并论。她并没有移情别恋,但是,她既想作韦斯顿上尉的太太,又想同时作恩斯康伯宅子的邱吉尔小姐。

韦斯顿上尉在大家的心目中——尤其在邱吉尔家人的心目中——是个门当户对的佳偶,结果证明,这宗交易糟糕之至。他的妻子婚后第三年去世时,他比婚前更加贫寒,而且还得养育一个孩子。不过,他不久就用不着为养孩子的费用操心了。孩子后来成了和解的使者,母亲长期病痛软化了其兄嫂的强硬态度,加上邱吉尔先生和太太自己无嗣,家族里也没有其他晚辈可供他们照料,她去世后不久,他们便提出对弗兰克的一切全盘负责。丧偶后的父亲自然会生出种种顾虑和不情愿,但是其他考虑占了上风,孩子便被送到富有的邱吉尔家接受照料。他现在只需追求自身的舒适,也只有自己的境遇需要尽力改善。

他的生活急需一场彻底改变,他便弃戎从商。几个兄弟在伦敦已经在生意上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因而刚开始条件对他就很有利。那是个商行,足能保证他有事可做。他在海伯里有一所小房子,他的大多数闲暇时日就在那里度过。在繁忙的事务和交友的欢乐时光更叠之间,他又愉快地度过了十八到二十年。到了这时候,他的财产日渐充盈——足够买下与海伯里相邻的一小片地产,那是他长期以来渴望得到的——也足够与一位像泰勒小姐那种没有陪嫁的女人结婚,然后随着自己的意愿,由着他本人的友好而善于社交的性格生活下去。

泰勒小姐开始影响他的计划已经有些时日,但并不是年轻人对年轻人所施加的要控制对方的那种影响,并没有动摇他先买下

朗道斯宅子再定终生的决心。他久已盼望购买朗道斯宅子，心里怀着这个目标，稳扎稳打地干下去，直到这个目标最终实现。他获得了属于自己的财富，买到了房子，娶到了妻子，开始了新的生活，有了获得更多幸福的机会，这是以往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他绝不是那种愁眉不展的人，这是他的性情使然，即使在他第一次婚姻中也是这样。但是，他的第二次婚姻一定能向他表明，一位独具慧眼、和蔼可亲的女人能带给他多大的喜悦；也能向他表明主动挑选比被对方挑选要愉快得多，使对方产生感激之情也比感激对方更愉快。

他在挑选一事上只要自己如意就行：他的财产完全属于自己；至于弗兰克，他已经不仅仅是心照不宣地作为他舅舅的子嗣得到养育，领养关系已经公开声明过，并且要在成年时用邱吉尔的姓氏。因此，他需要父亲帮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父亲对此丝毫也不担忧。那位舅母是个反复无常的女人，实实在在统治着自己的丈夫。韦斯顿先生自然想不出，即使一个悍妇，对如此亲爱的人又能有什么损害，他相信自己正好就是个值得去爱的人。他每年都要在伦敦见儿子一面，并且为他感到自豪。他向海伯里描述说自己的儿子已经长成一个标致的年轻人了，大家也都为他感到骄傲，都把他看作本地人，他的成就和未来也是大家所关心的内容。

弗兰克·邱吉尔先生成了海伯里值得夸耀的人物之一，大家都怀着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希望见到他一面，然而种种恭维收到回报的希望极其渺茫，他至今从未光临此地。大家常常传说他就要来看望他父亲，但这事从来没有成为现实。

现在，大家普遍认为，父亲新婚典礼是个最值得关注的事件，儿子来此拜访是情理中的事。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没有任何不同意见，不论是在佩里太太与贝茨太太和贝茨小姐共进茶点时，还是在贝茨太太和贝茨小姐回访时，都没有异议。现在，弗兰克·邱吉尔先生应该到他们中间来啦。这种希望由于得知他给新婚母亲写过贺信而得到了加强。一连几天，海伯里串门拜访之间的寒暄中

都少不了提到韦斯顿太太收到的那封内容美好的来信：“我猜哪，你准听说过弗兰克·邱吉尔先生写给韦斯顿太太的那封感人的信吧？我知道那准是一封令人感动的信，是伍德豪斯先生告诉我的。伍德豪斯先生看过那封信，他说他一辈子从来没看过那么好的信。”

那封信确实受到高度重视。当然，韦斯顿太太因此对这位年轻人形成了非常美好的印象。信写的很有礼貌，令人愉快，完全证明他心胸豁达，通情达理。他们的婚姻受到来自各种渠道和各种方式的恭贺，这封贺信则是最受欢迎的。她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女人。她的年纪已经足够成熟，十分清楚大家对她的幸运有怎样的看法，然而，惟一的缺憾便是与朋友们在一定程度上的分离，不过朋友们与她之间的友谊绝对不会冷淡下去，谁能忍受得了与她分手呢！

她知道，人们会不时地想念她。她也不无痛苦地想像爱玛没有她的陪伴，失去一桩乐事，或者说遭受一时的无聊会是怎样的情形；但是可爱的爱玛性格并不懦弱；对于面临的情况，她比大多数姑娘更有应付能力；而且她有理智，有能力，也有精神，能够以愉快的心情去克服小小的困难和遗憾。她颇感安慰地想到朗道斯宅子与哈特费尔德宅子之间的距离是那么近，即使一个女人独自步行也很方便；韦斯顿先生的脾气和蔼，手头宽裕；这些条件不会妨碍他们未来每周在一起消磨半数夜晚的时光。

她为自己能成为韦斯顿太太而心中长时间充满感激之情，只是心中掠过片刻的遗憾。她的满足——不止是满足而已——她愉快享受的乐趣都是那样的真实而明确。尽管爱玛对自己的父亲非常了解，但是他们在具备各种舒适条件的朗道斯宅子与她道别，或者晚上目送她由丈夫陪同登上她自家的马车时，听到父亲仍然用“可怜的泰勒小姐”表示惋惜，爱玛还是不禁感到十分诧异。但是，她离开时，伍德豪斯先生没有哪次不温和地叹一口气，说：

“唉！可怜的泰勒小姐。她要能留下来，心中准会感到高兴。”

泰勒小姐已经不可挽回地失去了——也没有迹象显示他从此不再对她表示怜悯。但是几个星期的交往给伍德豪斯带来些许慰藉。邻居们的恭贺之声已经消散；人们也不再借如此伤心的事件为话柄以祝贺来烦他；让他感到极为沮丧的婚礼蛋糕终于吃光。他的胃口再也填不进更多油腻，他决不相信别人可能与他不同。凡是对他有害的东西，他便认为对其他人也不利，于是，他态度诚恳地劝说人们绝对不要制作婚礼蛋糕，这项尝试以失败告终后，他又诚恳地设法劝阻任何人吃蛋糕。他甚至不厌其烦地就此向佩里医生请教。佩里先生是一位知识丰富的绅士，他的频繁拜访是伍德豪斯先生生活中的一个慰藉；佩里先生受到一再追问后，尽管看上去显得很不愿，但又不得不承认，婚礼蛋糕或许确实对许多人——或许对大多数人都不适宜，除非食用量有所节制。这个观点自然佐证了伍德豪斯先生自己的看法，于是他便希望影响新婚夫妇的每一位访客；然而，蛋糕还是吃光了；他那善意的神经直到蛋糕吃得一点不剩后，才终于松弛下来。

海伯里流传着一种奇怪的谣言，说是有人看见佩里家孩子每人手中拿过一块韦斯顿太太的婚礼蛋糕。但是伍德豪斯先生绝对不相信这种无稽之谈。

第三章

伍德豪斯先生热衷于按照自己的方式搞社交活动。他非常喜欢请他的朋友们到他家来拜访。由于种种综合原因，由于他久居哈特费尔德宅子，由于他的脾气温和，也由于他的财富、他的房子和他的女儿，他便可以在自己小小的交际圈子里，在很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方式左右他的客人们。除了这个圈子之外，他与其他家庭没有多少交往。他害怕熬夜，也害怕大型晚会，除了遵循他的